

# 青春輓歌 豔歌行

專訪小說家鍾文音

採訪◆蔡淑華

夜黯巷弄裡的小酒館，燈光幽冥閃爍，笑語抑忍不住地一波波湧著。鍾文音與另一位小說家正啜飲紅酒，兩人第三度見面，卻彷彿熟識已久，這日打扮也意外地神似。突然，不遠處一隻酒瓶被摔碎了，匡啷聲響，眾人驚呼，空氣裡終於有了一點聲色縱情的味道，更貼合上鍾文音筆下的情慾城市。

初識鍾文音是在報社。彼時她坐在偎靠樑柱的位子，養了一桌蒼鬱藤纏的綠色植物，偶爾看她把自己也種埋進去；但大部分時間她不在，約莫正在某個旅途上。她是旅遊線記者，總是進進出出，不曾見她與誰熟稔。一次在電梯裡近身說話，才察覺長髮掩映下的她的五官甚是秀緻；但更暗自驚異的是，她拎了一個阿嬤時代的花布包，有些過時、有些灰撲的那種。

後來後來，陸續讀了鍾文音的文字，終於漸漸嗅聞出那常被目為具波西米亞浪漫風情的外表下，她其實擁有一股不那麼世故的天真，甚至直率鄉氣。

近年，鍾文音大量創作，所思所寫，像不斷層疊堆上的油畫顏料，也像一汨汨水注持續冒湧，漶漫靈思裡，盡是沉重的底色。小說家在作品裡受盡際遇的飄浪、情感的折磨，難以休止。

莒哈絲曾說：「寫作背後，都是一場審判。」鍾文音面臨的自我審判，似乎更長更久。

直到近期，鍾文音繼《愛別離》後又出版長篇小說《豔歌行》，鍾文音自言：「像是青春列車的末班號即將到站，鏗鏘鏘鏘、轟轟烈烈的煞車聲，告別舊日的生命。」

## ★ 唱著豔色的青春輓歌

《豔歌行》書封是鍾文音拍攝的女體石雕像，她把書拿得稍遠看：「有點羅莉塔的春青味道，情慾的虛幻與美麗，盡在其中。」青春，是書折頁上的關鍵詞，貫穿鍾文音的青春行歌系列「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」：90年代的《豔歌行》是首部曲，戰後至70年代的《短歌行》繼之，最後終結於日治初期至40年代的《傷歌行》。架構拉拔得這般壯闊，但鍾文音說：她其實只是藉著這個系列書寫青春。青春切片，擁有人生最精華的黃金質地。尤其當自己已沒有義無反顧、不思索未來的熱情時，對青春便只有永遠的追念。三部作品，勾寫三種不同時代的年輕樣貌，從情慾頹靡到左派理想、從禁錮刑罰到古典凝然。由近而遠，鍾文音計畫一路寫下，她對時間最奢華的頂禮。

先推出的《豔歌行》，確然是一部完全情慾之作，恣意塗抹90年代最紙醉金迷的台北情調。媒體大鳴大放、學運正澎湃，當時的鍾文音活在一個狂亂世界裡，四處流蕩、不斷搬遷，室友一個換過一個，她們帶回來的男人也一個換過一個。鍾文音還未開始寫作，但她睜大眼，打量這些萍蓬一般聚散的姐妹們，彼此勾搭起

最親密的友誼，但一搬離便完全遁失無蹤。鍾文音以為，這是一種從未有小說家觸及的、非外省族群的類女性同盟，這些台姐台妹們，儼然以最原始的情感與肉身，書寫一部台北飄流史。

而《豔歌行》的文字輕佻快走，迥然不同於之前《中途情書》、《愛別離》等書裡的黏纏自苦。於此，鍾文音說：「這部小說最大的不同點是，我擁有了輕盈與嘲諷自己的能力。我想換用嘲諷輕浮的角度看待過去與自己。而這又恰恰與台北荒謬的時代性相符。」

鍾文音提及亨利米勒所說的：「想把別人丟掉的東西寫出來。」她也想這麼做。而且如果目前不寫 90 年代青春史，以後應該不會再寫。那樣一種情慾的滿潮，以及所謂「翻身即逝」後所承受的人生的寂寞鞭答。

拼貼、荒誕、後現代，《豔歌行》中甚至演繹了一次最極致的文本參照。小說家朱天心曾在小說〈威尼斯之死〉中，鋪陳了寫作者文字風格如何被當下身處的咖啡店操縱的突梯，同時敘及甚滿意某家咖啡店裡，一位總是「拘謹有禮的遞茶水外盡可能不打擾我」的日班服務小姐。而那個被小說家戲稱「太平時代，我也許願意嘗試追求取她為妻」的女孩，就是後來也成為小說家的鍾文音。問及此，鍾文音笑著說：那個服務生女孩，其實當時非常寂寞，那身日本商社女職員的制服，更是酸臭體舊得很。對於此段際遇，鍾文音始終沒有機會道出，卻巧妙地嵌合進《豔歌行》，既真實又虛誕。

### ★ 翻開罪罰生死簿與台灣莊園章回

「小時候總在探監的路上。」鍾文音說道。舅舅在結婚的第一年因殺人罪坐牢，母親亦因受逼於生活而走私洋酒入獄。差點被祖母賣掉的表姐與鍾文音一家同住，她們寫信給典獄長，舅舅還會自監獄裡寄出泰戈爾詩集。

一聲槍響，讓舅舅的青春年華就此被原罪與刑罰禁錮。這段教鍾文音深受震撼的過往，將成為接下來第二部曲《短歌行》的基調。她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《罪與罰》，與許多關於刑罰的敘述。「我要寫的是人被原罪所踐踏、鞭答、蹂躪的歷程。舅舅被禁錮的不是肉身，而是當時代巨大的理想。那理想，在我們的 90 年代與 21 世紀是被燒光的。兩者的對照這般強烈，一是受盡刑罰煎熬，一是如此自由頹廢。」鍾文音說。這部尚未正式動筆的小說，預想以男性觀點切入，並將把握住台灣鄉土的幹譙情調，寫盡各式各樣的刑罰罪愆，包括住在真實監獄與靈魂監獄裡的人們。

鍾文音以為，計畫在 2007 年年底完成的《短歌行》，也許會是她走向蛻變的、述說他者本事的代表作。致於最終曲《傷歌行》，寫的是南方莊園裡曾祖母的古典愛情，鍾文音形容：「那難度，就像纏了小腳之後又拆小腳。但還是很迷人的。」形式可能仿章回小說，但敷衍的乃是小說家一貫的愛恨情仇。鍾文音強調：她想寫的並不是私己的家族史，只是藉以搬弄筆下的故事。而這些那些，都已內在於她的世界裡，只是時間到了，把它們一一掏出來看。

## ★小說家是最慘烈的行業

一路以來，寫愛戀、寫家族，總觸及最私密的部分。鍾文音不諱言：小說家真是最慘烈的行業。她曾經因為筆下情節而失去友情，也曾經有過往愛人指摘她出賣了感情。然而於此，她已慢慢釋懷，小說本應該更自由地去表達生命理念。

自知總是受到愛情莫大召喚的鍾文音，年輕時非常飄搖，而這亦成為小說家得失莫辨的經歷：「我覺得小說家可以文筆不好，但不能歷練不夠。文筆不好可能讓你一時之間無法達到大師的位子，但那歷練卻可以輔助你的情真意切。」

## ★猛爆性的文字發作與

而相對於療癒過程的遲慢，鍾文音近幾年的文字生產，如她自己形容：「有點像是猛爆性文字發作。」鍾文音以為，在台灣，一位作家一生的作品總量往往很少；但在國外則不然，你是個寫作者，你即必須保持書寫的狀態。就像莒哈絲，隨時在寫，即使有些出手的作品未必結構完整。「我很討厭以『睽違幾年』為宣傳，那不代表你的作品就好。像卡夫上寫《城堡》，只花費了 35 天。那也關乎作家對自己的認可與純度。」此外，無正職收入的她，只得仰賴微薄的版稅過日子。這促使她總維持一年超過一本的出書量，除了小說創作是主軸，總還有一本旅行小品作副線。「我當然覺得有時出手太快是個問題，可是台灣並沒有給與一個好的生活條件，允許我們出手慢。這是出於台灣環境跟自我困頓。」

寫《女島紀行》一書時，鍾文音已是 27、28 歲，出道稱晚。在此之前，她參與電影工作，拍劇照、做場記；在此之後，她持續繪畫、攝影。她提及，甫與一起喝紅酒、同時也參與戲劇創作的小說家談及，她的生命裡似乎無法專心於一個媒材。鍾文音以為，台灣一直把文學窄化，常以為只有寫小說是高人一等的；但在國外，創作者是多元而融通的，如莒哈絲與吳爾芙，皆涉獵多項創作領域。時被認為不誤正業的鍾文音，甚至覺得如此認知是對創作者的剝傷。

## ★靈魂的漸趨安穩與獨斷霸道

「寫作是一種重返，記憶就像屍水，死掉的東西會流淌遍地。」鍾文音說。對時間有恐懼感的她，覺得要趕快寫作。鍾文音希望在十年內能完成文學理想。「我覺得自己接下來會不再書寫，所以現在才會這麼急迫。先前，我非常信奉莒哈絲所言：「寫到死亡這一刻。可是我現在比較猶豫。」也許十年後生命的河道改變，我轉變成一個修行者。但願這十年還是可以把自己最精采的部分丟出來。」除了三部曲，同時進行的副線還有交織著卡夫卡、芙烈達卡蘿、孟克生命歷程的《三城仨戀》，之後，七卷軸般的系列小說，更是鍾文音對自身寫作的企圖：「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告別，似乎必須做一個很大的動作，才能告別。」

近年，鍾文音接觸藏傳佛法，她自認緣分到了，且自身根器不壞：「我必須對自己的生命做負責。至少要知道面對生死問題時，應保持什麼樣的心理狀態。」這也不禁讓人想起鍾文音不只一止提及的「不入煙花入佛家」一句。《豔歌行》等作品的煙花味鬱重，但她同時又堅信「開悟」一事：「我知道自己不走到這條路，

對死亡就只有困頓。」自言對神祕生命非常虔誠的鍾文音，覺得必須對自己的死亡負責，現今最戒慎恐懼的是這部分，而非文學。對她而言，若不能解決死亡的困頓，一切都是惘然。她擁持的信念是：文學絕對不會高過生命。書寫只是她擅長的工作，就像一名農夫擅長種田一般：「我把寫作當成生命的志業，可是它不是我前往彼岸的工具。文學安撫我的地方是，可以讓我把內在垃圾先清理掉。」五月自挪威遠遊歸來，流盪甚久的鍾文音很疲倦地告訴自己：我不想再飄泊了。也像一種靈魂即將棲止安穩下來的宣告。

這晚，鍾文音與見面次數不多的另一小說家安適談話，仿若舊友；拍照時，兩人更像青春少女般地擺出俏皮姿態。現在的鍾文音把心又打開了些，也更自由輕盈了。

時至午夜，走過寂靜下來的城市街道，嬌小的鍾文音得一個人開著久久的車，回到位於淡水河左岸的家。道別後，我突然想起曾在一部莒哈絲紀錄片裡，看見莒哈絲導戲時的神情與姿態，那是一種完全不提供理由的霸道。而鍾文音，這位曾飄搖難休的女子、小說家，她也許用的是另種方式，裡頭多了一些委屈，一些愁苦，但那該有的霸道，再如何隱微曲折，我想她也是不會輕易放棄的。